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

卻說湍制台九姨太身邊的那個大丫頭，自見湍制台屬意於他，他便有心惹草粘花，時向湍制台跟著勾搭。後來忽然又見湍制台從外面收了兩個姨太太，他便曉得自己無分。嗣後遇見了湍制台總是氣的蹶著嘴唇，連正眼也不看湍制台一眼，至於當差使更不用說了。湍制台也因自己已經有了□二個妾；又兼這新收的□二姨太法力高強，能把個湍制台壓伏的服服貼貼，因此也就打斷這個念頭。但是每逢見面，觸起前情，總覺自己於心有愧。又因這大丫頭見了面，一言不發，總是氣憤憤的，更是過意不去。因此這湍制台左右為難，便想早點替他配匹一個年輕貌美，有錢有勢的丈夫；等他們一夫一妻，安穩度日，借以稍贖前愆。主意打定，於是先在候補道、府當中，看來看去，不是年紀太大，便是家有正妻，嫁過去一定不能如意；至於同、通、州、縣一班，捐納的流品太雜，科甲班酸氣難當，看了多人，亦不中意。湍制台心中因此甚為悶悶。後來為了一件公事，傳督標各營將官來轉諭話。內有署理本標右營游擊戴世昌一員，卻生得面如冠玉，狀貌魁梧，看上去不過三□左右。此時湍制台有心替大丫頭挑選女婿，等到大眾諭話之後，便向他問長問短，著實垂青。幸喜這戴世昌人極聰明，隨機應變。當時湍制台看了，甚為合意。

等到送客之後，當晚單傳中軍副將王占城到內衙簽押房，細問這戴世昌的細底，有無家眷在此。王占城一一稟知，說：「他是上年八月斷弦，目下尚虛中饋。堂上既無二老，膝前子女猶虛。」湍制台一聽大喜，就說：「我看這人相貌非凡，將來一定要闊，我很有心要提拔提拔他。」王占城道：「大帥賞識一定不差。倘蒙憲恩栽培，實是戴游擊之幸。」湍制台聽了，正想托他做媒，忽然想起：「我一個做制台的人，怎麼管起丫頭們的事來？說出去甚為不雅。」轉念一想：「不好說是丫頭，須改個稱呼，人家便不至於說笑我了。」想了一會，便道：「現在有一事相煩：從前我們太太去世的前天，曾扶養親戚家的一個女孩子，認為乾女兒，等我們太太去世，一直便是我這第九個妾照管。如今剛剛□八歲。自古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』雖則是我乾女兒，因我自己並未生養，所以我待他卻同我自己所生的無二。今天我看見戴游擊甚是中意，又兼老兄說他斷弦之後，還未續娶；如此說來，正是絕好一頭親事。相煩老兄做個媒人，並且同戴游擊說，他武官沒有錢，不要害怕，將來男女兩家的事，都是我一人承當。」

王占城諾諾連聲。出去之後，連夜就把戴世昌請了過來，告訴他這番情由，又連稱「恭喜」，口稱：「吾兄有這種機會，將來前程未可限量。」戴世昌聽了，不禁又喜又驚又怕：喜的是本省制台如今要招他做女婿；驚的是我是個當武官的，怎麼配得上制台千金！轉念一想：「我要同他攀親，這個親事闊雖闊，但是要拿多少錢去配他？」因此心中七上八下，楞了半天，除卻嘻嘻笑笑之外，並無他話。王占城懂得他的意思，又把湍制台的美意，什麼男女兩家都歸他一人承當的話說了出來。戴世昌聽了，止不住感激涕零，連連給王占城請安，請他費心。

王占城不敢怠慢，次日一早，上轅稟復制台。稟明之後，湍制台回轉上房，不往別處，一直竟到九姨太房中。此時他老人家久已把九姨太丟在腦後了，今兒忽然見他進來，賽如天上掉下來的寶貝一般。想要前來奉承，一想自己是得過寵的，須要自留身分；如果不去理他，或者此時什麼回心轉意，反恐因此冷了他的心。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，湍制台早已坐下，說道：「我今兒來找你，不為別的事情，為著我們上房裡丫頭，年紀大的，留著也要作怪，我想打發掉兩個，眼睛跟前也清清楚楚。你跟前的那個大丫頭，今年年紀也不小了，也很好打發了，你又不缺什麼人用。所以我特地同你說一聲兒。」

九姨太起先聽見湍制台要打發他的丫頭，心上老大不自在。要說不遵，怕他著惱；如果依他，為什麼檢著我欺負？尚在躊躇的時候，只聽湍制台又說道：「你的丫頭，我是拿他另眼看待的呢。我替他檢了一個做官的女婿，又是年輕，又有錢，亦總算對得住他的了。但是一件，既然說是配個做官的，怎麼好說我們的使女？我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說是你的乾女兒。你說好不好？」九姨太本來滿肚皮不願意，後來見說是許給一個做官的，方才把氣平下；又想：「這丫頭果然大了，留在家裡，亦是禍害。倘若再被老爺看上了眼，做了什麼□三姨太，更不得了，不如將機就計，拿他出脫也好。」想完，便道：「我當不起他做我的乾女兒，就說是你的乾女兒罷。」湍制台道：「你我並不分家，你的我的，還不是一樣嗎？」九姨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得叫他出來替你磕個頭。」湍制台道：「這也可不必了。」正說著，九姨太已把大丫頭喚了出來，叫他替老爺磕頭，還要改稱呼。大丫頭扭扭捏捏的替湍制台磕了一個頭，湍制台還了一個半禮，起來又替九姨太行過禮，九姨太便吩咐一應人等都得改稱呼，因他小名喚做寶珠，就稱他為寶小姐。

過了兩天，湍制台便催著男家趕緊行聘，叫善後局拔了三千銀子給戴世昌，以作喜事之用，又委了戴世昌兩個差使。此時湍制台因為自己沒有女兒，竟把這大丫頭當作自己親生的一樣看待，也撥三千銀子給九姨太，叫九姨太替他辦嫁裝。有了錢，樣樣都是現成的。男家看的是□月初二日的吉期。戴世昌特地又租了一座大公館。三天頭裡，請媒人過帖，送衣服首飾，面子上也很下得去。兩位媒人：一位中軍王占城，一位首府康乃芳。到了這一天，一齊穿著公服到制台衙門裡來。湍制台卻是自己沒有出來奉陪，推說自己有公事，叫侄少爺出來陪的。兩個媒人也沒有坐大廳，是在西面花廳另外坐的：這倒是湍制台愛惜聲名的緣故。

且說到了正日，男府中張燈結彩，異常鬧熱。雖然有些人也曉得是制台姨太太跟前用的丫環，但是制台外面總說是亡妻的乾女兒，大家也不肯同他計較，樂得將錯就錯，順勢奉承。還有些官員借此緣由前來送禮，湍制台也樂得檢禮重的任意收下。這場喜事居然也弄到頭兩萬銀子，又做了人家的乾丈人，頗為值得。花轎過去，一切繁文都不必說。到了三朝，寶小姐同了新姑爺來回門。內裡便是九姨太做主人。九姨太自己不曾生養，平空裡有了這個女婿，自然也是歡喜。而且這女婿能言慣道，把個乾丈母娘奉承得什麼似的，因此這九姨太更覺樂不可支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這戴世昌自從做了總督東床，一來自己年紀輕，閱歷少，二來有了這個靠山，自不免有些趾高氣揚，眼睛內瞧不起同寅。於是這些同寅當中也不免因羨生妒生忌，更有幾個曉得這寶小姐底細的，言語之間，便不免帶點譏刺。起初戴世昌還不覺著，後來聽得多了，也漸漸的有點詫異，回家便把這話告訴了妻子。寶小姐道：「我的娘是亡過太太的好姊妹，我才養下來三天，太太就抱了過來。人家的閑話，有影無形，聽他做甚！」話雖如此說，但是面孔上甚不好看。戴世昌便亦丟過。

但是一樣：寶小姐回到衙內，除了湍制台、九姨太認他為乾女兒之外，其他別位姨太太以及侄少爺等還拿他當丫頭看待，不過比起別人略有體面。他亦不敢同這些人並起並坐。他有幾個舊伙伴見了他拿他取笑：一個個都來讓他，請他坐，請他吃茶；一口一聲的稱他為小姐，把他急的什麼似的。□二位姨太太當中，除掉九姨太，自然算□二姨太嘴頂刻毒，見了人一句不讓。自見老爺抬舉九姨太的丫頭，心上很不舒服。一日聽見大眾奉承寶小姐，更把他惱了，便對著自己丫頭連連冷笑道：「什麼小姐！你們只好叫他一聲『丫小姐』，將來你們一個個都有分的。」誰知自從□二姨太這一句話，便是一傳□，□傳百，通衙門都曉得了。有些刻薄的，更指指點點，當著他面拿這話說給他聽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而又無從發作。後來又把這話傳到戴世昌的耳朵裡，心上也覺氣悶，忽念要靠這假泰山的勢力，也只得隱忍不言。

這假泰山果有勢力，成親不到三月，便把他補實游擊。除了尋常差使之外，又派了一只兵輪委他管帶。人家見他有此腳力，合城文武官員，除掉提、鎮、兩司之外，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，就有一班候補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。至於內裡這位寶小姐，真正是小人得志，弄得個氣焰熏天，見了戴世昌，喝去呼來，簡直像他的奴才一樣。後來人家走戴世昌的門路，戴世昌又轉走他妻子的門路，替湍制台拉過兩回皮條，一共也有一萬六千銀子。湍制台受了。自此以後，把柄落在這寶小姐手裡，索性撒嬌撒痴，更把這乾爸爸不放在眼裡了。

寶小姐有一樣脾氣，是歡喜人家稱呼他「姑奶奶」，不要人家稱他「戴太太」。你道為何？他說稱他「戴太太」，不過是戴大人的妻子，沒有什麼稀罕；稱他「姑奶奶」，方合他制台乾小姐的身分。他常常同人家說：「不是我說句大話：通湖北一省之中，

誰家沒有小姐？誰家小姐不出嫁？出了嫁就是姑奶奶。這些姑奶奶當中，那有大過似我的？」他既歡喜奉承，人家也就樂得前來奉承他。有些候補老爺，單走戴世昌的門路不中用，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來奉承寶小姐。大家是曉得脾氣的，見了面，姑奶奶長，姑奶奶短，叫的應天價響。候補老爺當中，該錢的少，這些太太們同他來往，知道他是闊出身，眼睛眶子是大的，東西少了拿不出手，有些都當了當，買禮送他。

當中就有一家太太，他老爺姓瞿，號耐庵。據說是個知縣班子，當過兩年保甲，半年發審，都是苦事情，別的差使卻沒有當過，心上想調一個好點的，就回家同太太商量，要太太走這條門路。太太拿腔做勢，說道：「自古道『做官做官』，是要你們老爺自己做的，我們當太太的只曉得跟著老爺享福，別的事是不管的。」禁不住瞿耐庵左作一揖，右打一恭，幾乎要下跪。太太道：「我要同你講好了價錢，我們再去辦這一回事。」瞿耐庵道：「聽太太吩咐。」太太道：「你得了好事情，一年給我多少錢？」瞿耐庵道：「我同你又不分家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這又何用說在前頭呢？」太太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等你有了事，我問你要錢比抽你的筋還難，不如預先說明白了好。」瞿耐庵道：「太太用錢，我何曾敢說一個『不』字；沒有亦是沒法的事。」太太道：「我不曉得你是個什麼差使，多少我不好說，你自己憑良心罷。」瞿耐庵想了半天，才說得一句「一家一半」。太太不等說完，登時柳眉雙豎，杏眼圓睜，喝道：「什麼一家一半！那一半你要留著給誰用？」瞿耐庵連連陪笑道：「留著太太用。……我替你收好著。」太太道：「不用你費心，我自己會收的。」瞿耐庵道：「太太說得是，說得是！」連連屏氣斂息，不敢做聲。太太又吩咐道：「我替你辦事情，我是要化錢的。頭一面，一分禮是不能少的，你想要差使，以後還得時時刻刻去點綴點綴。你現在已經窮的什麼似的，那裡還有錢給我用。無非苦我這副老臉出去向人家挪借，借不著，自己當當。這筆錢難道就不要還我嗎？」瞿耐庵道：「應得還！應得還！既然太太如此說法，以後差使上來的錢，一齊歸太太經管，就是我要用錢，也在太太手裡來討。你說可好不好？」太太道：「如此也罷了。當下商量已定，就想托一個廟裡的和尚做了牽線。

此時寶小姐聲氣廣通，交游開闊，省城裡除了藩台、糧道兩家太太之外，所有的太太一齊同他來往。他們這般女朋友竟比男朋友來得還要熱鬧：今天東家吃酒，明天西家抹牌；一齊坐著四人大轎，點著官銜燈籠，親兵隨從簇擁著，出出進進，好不威武。就這裡頭說差使，托人情，在湖北省城裡賽如開了一大字號一樣。

寶小姐又愛逛廟宇，所有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他的功德。譬如寶小姐捐一百塊洋錢，這廟裡的和尚、姑子一定要回送公館裡管家大爺一分，上房裡老媽、丫環一分，每一分至少也得□幾塊洋錢。寶小姐進款雖多，無奈出款也不少。就是寶小姐不願意多出，手下的那些老媽、丫環們也一定要勸他多出。和尚、姑子還時常到公館裡請安，見了面，拿兩手一合，頭一低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然後再說聲「請姑奶奶的安」，跟著下來，就盡性的拿「姑奶奶」奉承。無論有多少的高帽子，寶小姐都戴得上。寶小姐既向這般人混熟了，以後就天天往寺院裡跑，又請那些要好的太太、奶奶們吃素飯。人家見他禮拜拜懺便認他是持齋行善一流，於是人家要回席請他，也只得把他請在廟裡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慢慢地那些會鑽門路的人也就一個個的來同和尚、姑子拉攏了。

閑話休敘。且說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龍華寺。這龍華寺坐落在賓陽門內，乃是個極大叢林，聽說亦有千幾百年的香火了。寺裡居中一座「大雄寶殿」，供的是釋迦牟尼。此外觀音殿、羅漢堂、齋堂、客堂、禪堂、僧房，曲曲灣灣，已經不在少處。另外還有精室，專備接待女客。因為龍華寺是武昌名勝所在，所以合城文武官員，空閒時候都走來隨喜隨喜，就是過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來的。寺裡有方丈，是專門只管清修，不問別事，執事的另外有人。頂關的是知客，專管應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門來往。督、撫、司、道以下，統通認得。凡是當知客和尚：第一要面孔生得好，走到人前不至於討厭；第二要嘴巴會說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見了官場說官場上的話，見了生意人說生意場中的話，真正要八面圓通，□二分周到，方能當得此任。知客和尚專管知客，不要上殿做佛事。又常常聽見人說起，知客應酬老爺們還容易，最難的是應酬太太們。應酬了老爺、老爺當中不肯化錢的居多；應酬了太太，卻是大把銀子抓給他們用。所以他們趨奉太太競其比趨奉老爺還要來得起勁。這位太太的老爺是什麼人，同誰家是親戚，跟著伺候的人誰拿權誰不拿權，和尚肚皮裡都有詳詳細細的一本帳，說出來是不會錯的。

單說這龍華寺裡的知客，法號善哉，是鎮江人氏。自少在金山寺出家，生的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，而且人亦能言會道。二□三歲上，因往四川朝山回來，路過武昌，就在這龍華寺內掛單，一連住了幾日。此時龍華寺當家老和尚正苦少個幫手，見他伶俐聰明，討人歡喜，遂寫一封書信給金山寺裡的老和尚，留這善哉和尚在龍華寺裡執事。過了幾個月，當家老和尚見他著實來得，就升他為知客和尚。不上一年，凡是湖北省裡的貴官顯宦，豪賈富商，他沒有一個不認得，而且還沒有一個不同他說得來。他更有一件本事，是這些大人老爺們的太太，尤其沒有一個不喜歡到他寺裡走動。不說別的布施，單是佛事一項，已經比前頭要多出好幾倍了。他既有此人緣，也就樂得借此替人家拉攏，人家自然不肯叫他白出力的。

（掛單：行腳僧投宿寺院。）

此時這善哉和尚打聽得寶小姐是制台乾小姐，是湖北第一分闊人，便借捐建水陸功德為名，先送了一分禮物，無非是吃食等類；又送了兩副請帖，暫時不說布施，只說是「某日開建道場，請戴大人同姑奶奶前往隨喜」。寶小姐是少年性情，聽見有好玩的所在，沒有不趕著去的。善哉和尚又早同戴府管家聯絡一氣，某日前往，預先送信給他。到了這天，善哉和尚竭力張羅，把寺裡寺外陳設一新。男客所在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：上等是提、鎮、司、道以及督、撫衙門的幕友、官親；二等是實缺、候補府班以下人員至首縣止，同著些闊商家，什麼洋行買辦，錢莊匯票等字號；三等乃是候補州、縣，以及佐貳各官，同隨常賣買人等。三等地方都另有招呼的人。戴世昌雖是游擊，因係制台的乾女婿，所以坐了第一等客位。女客所在也分三等，同男客不相上下。善哉和尚卻又另外替寶小姐備了一間精室。這精室之中，特地買了一張外國床，一副新被褥，湖色外國紗帳子，鴨毛枕頭，說是預備姑奶奶歇中覺的。床面前四張外國椅子，一張小小圓台；圓台上放著一個小小船台，堆著些蜜餞點心之類，極其精緻，說是預備姑奶奶隨意吃吃的。靠窗一張妝台，脂、粉、鏡奩，梳、篦、金盞花水之類，亦都全備，又道是預備姑奶奶或是覺後或是飯後重新梳妝用的。床後頭還有馬桶一個。寶小姐有了這個好地方，又加以和尚竭力趨奉，比書上說的「先意承志」，做人家兒子的也沒有這樣孝順。

（船合：似船形的合。）

寶小姐來的多了，外頭的名聲也大了，就有些想走門路的鑽頭覓縫的來巴結善哉和尚。善哉和尚也就此出賣些「風雲雷雨」，以顯他的聲光。這個風聲恰巧被瞿耐庵的太太曉得了。這瞿耐庵的太太平時也是極其相信吃齋念佛的，見了出家人，分外有緣，無事便到這龍華寺裡來跑，因此同這善哉和尚也極相熟。但是一樣：瞿耐庵的太太手裡是沒有什麼錢的，和尚的眼睛最為勢利不過，見了有錢的施主就把他比下來了。這回起建水陸道場，開懺的那一天，寶小姐到場，只吃了一頓飯，就捐了五百兩銀子。瞿太太也跟著來隨喜，好容易在家裡連當帶借，送了□塊錢給和尚。和尚那裡拿他放在眼裡，不過是來者不拒，多多少少，一齊留下罷了。瞿太太雖然竭力拉攏，無奈手筆不大，總覺上不得台盤。此乃境遇使然，無可奈何之事。

恰巧四□九天功德圓滿。善哉和尚弄錢本事真大，又把老和尚架弄出來，說是要傳戒。預先刻了傳單，外府州、縣，分頭叫人去貼。這個風聲一出，那些願意受戒的善男信女，果然不遠千里而來。此番善哉和尚卻是大開山門，定了規例：凡來受戒的，每人定要多少錢。要了錢還不算，還要叫這些人吃苦頭。一個個都跪在老和尚面前，拿些蘆艾，分為九團或□二團，放在光郎頭上，用火點著；燒到後來，靠著頭皮，把他油都烤了出去，燒的吱吱的響。這人痛的愁眉苦臉，流淚滿面，嘴裡頭只是念「阿彌陀佛」，「阿彌陀佛」，不敢說一聲痛。凡受過戒的都說：「燒到痛的時候，只要念『阿彌陀佛』，佛菩薩自然會來救你的。就是要痛，也就不痛了。」又說道：「凡一個人入了道，七情六欲是不能免的。如今這一燒，可把他燒斷，永遠不想開葷，亦不想偷女人了。」如是者一個個頭上就同骨牌攢了眼的一樣，這地方永遠不生頭髮，其名又謂「燒香洞」。凡有香洞和尚，到那裡都好掛單，有飯吃，大家都肯布施他；要說是沒有香洞，大家都叫他野和尚，可是沒有人理的。燒過香洞之後，還要進禪堂。禪堂裡的規矩是：坐一炷香，跪一炷香，輪流到九天九夜，一刻不得休歇，亦不准打盹睡覺。九天之後，方算圓滿。這九天裡頭，倘然錯了他一點規

矩，另外有管他們的人，抗著又粗又長的板子，要在光郎頭上敲的。看起來真正苦惱，並不是修行，直截是受罪！

閑話少敘。單說此時這龍華寺受戒的人，只有僧眾，並無女人。善哉和尚會出主意，便出來同一班太太們說道：「諸位太太都是前世裡修行，所以這一輩子才有這門大的福分；倘若這一輩子裡再修行修行，下一輩子還不曉得怎樣好哩！」一句話提醒了眾人，便問：「怎樣修行的好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若要修行，也沒有別的，只要同我們出家人一樣，到大和尚跟前受個戒，等大和尚替你們起個法名。以後遇見寺裡做什麼功德，量力施布點，這就是修行了。」寶小姐道：「要剃頭髮不要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的姑奶奶，倘若要你們剃頭髮，豈不同姑子一樣？以後這門大的福分叫誰去享呢？小僧說的原是帶發修行，只要一心皈依，都是一樣的。」寶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亦來一分，修修來世也是好的。」又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善哉和尚道：「隨緣樂助，亦要看各人的身分，姑奶奶大才斟酌罷了。」於是在座的各家太太聽見和尚說「隨緣樂助」，大家高興，就有一大半要受戒的。當時算寶小姐頂闊，送了大和尚三百塊洋錢，說是孝敬老師傅的贊敬；又拿出一百塊錢來齋僧，說是同眾位師兄結結緣的。和尚笑納之後，大和尚就替他起了一個法號，叫做妙善。其餘各位受戒的女太太們，從四元起碼，以至幾元為止。瞿太太亦送了□塊洋錢，隨同受戒。等到事完之後，和尚又備了幾桌素齋，請眾位受戒的女太太一同到來，以敘同門之禮。

瞿太太是有心巴結寶小姐的，如今借此為由，被他搭上了手，便爾趨前跟後，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來奉承寶小姐。又時常到寶小姐公館裡去請安，送東送西，更不必說。有天寶小姐在一位姊妹家裡吃醉了酒，其日瞿太太也在座。瞿太太一見這樣，便過來替他捶背，替他裝煙，又親自攙扶他上轎，一直把寶小姐送回公館。這一夜瞿太太也沒有回家，就在寶小姐公館裡伺候了一夜。第二天寶小姐酒醒，很覺得過意不去。後來彼此熟了，見瞿太太常常如此，也就安之若素了。瞿太太的脾氣再要隨和沒有，連老媽的氣都肯受的。有些丫環問他要東西不必說，空著還要拿他說笑取樂。寶小姐見丫環們如此，他也和在裡頭拿瞿太太來開心。

有天亦是寶小姐醉後，瞿太太過來替他倒了一碗茶，接著又裝了幾袋水煙。寶小姐醉態可掬的，一手摟著瞿太太的頸項，說道：「我來世修修，修到你這個女兒，我就開心死了！」瞿太太道：「我是巴而不得做姑奶奶的女兒，只怕夠不上。」寶小姐道：「別的都行，倒是你是上了歲數的人，我只有這一點點年紀，那有你做我的女兒的道理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姑奶奶說那話來！常言說得好：『有志不在年高。』我那一椿趕得上姑奶奶？只要姑奶奶肯收留，我就情願拜在膝下，常常伺候你老人家。」此時寶小姐已有□分酒意，忘其所以，聽了瞿太太的話，並不思量，便沖口而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替我磕個頭，叫我一聲『娘』罷。以後我疼你。」一句話直把個瞿太太樂得要死，果真爬在地下替寶小姐磕了一個頭，叫了一聲「乾娘」。寶小姐趁著酒蓋了臉，便答應了一聲，見他磕頭，動也不動。

當日瞿太太伺候寶小姐睡覺之後，立刻趕回家中。此時他老爺瞿耐庵蒙戴世昌替他吹噓，已經委了清道局的差使。這天正領了薪水回來，等太太等到半夜不見回家，以為一定是戴公館留下，今天不轉的了，豈知三更過後，忽聽打門聲急。開出門去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太太。太太回家，不說別的，劈口便問：「薪水領到沒有？」瞿耐庵道：「恰恰今日領到。因為太太未曾過目，所以不敢動用。」太太道：「好」。登時取了出來一看整整七□塊洋錢。太太便吩咐備燕菜酒席兩桌，下餘的備辦男女衣料四分，再配些別的禮物，一概明天候用。瞿耐庵是懼怕太太，一向奉命如神的，只得諾諾連聲，不敢違拗。次日一早，備辦停當。太太也早起梳洗。諸事齊備，便抬了酒席禮物，徑往戴公館而來。

這日寶小姐因為昨夜酒醉，人甚困乏，睡到□二點鐘方才起身。人報瞿太太到來。只見瞿太太身穿補褂，腰繫紅裙；他老爺是有花翎的，所以太太頭上也插著一支四寸長的小花翎；扭扭捏捏走進宅門，後面兩個抬合抬著禮物酒席。寶小姐忘記昨夜醉後之事，見了甚為詫異。見面之後，忙問所以。瞿太太笑而不言。但見他走到客堂，拿圈身椅兩把，居中一擺。跟來的人隨手把紅氈鋪下。瞿太太便說：「請你們大人。今日是奇女兒特地過來叩見乾爹、乾娘，是不用回避的了。」此時戴世昌正躲在房中，聽了摸不著頭路，寶小姐也覺茫然。倒是旁邊的丫頭、老媽記著，便把昨夜之事說出。寶小姐道：「醉後之言，何足為憑。我那裡好收瞿太太做乾女兒！真正把我折死了！」剛剛跨出房門，想要推讓，瞿太太已拜倒在地了，嘴裡還說：「既然乾爹不出來，朝上拜過亦是一樣的。」寶小姐連忙還禮，連說：「這裡那裡說起！……」瞿太太拜過之後，趕忙又把禮物獻上，說是兩分送給乾爹、乾娘，兩分連著一席酒，是托乾娘孝敬與乾外公、乾外婆的。寶小姐只是謙著不受。瞿太太那裡肯依，說：「昨夜已蒙乾娘收留，倘今天不算，叫我臉擱在那裡去呢？」於是旁邊一眾丫頭、老媽都湊趣說：「今天瞿太太來拜乾娘，乃是出於一片至誠，太太倒是收了他的好，叫他心上快活。太太只要以後疼他就是了。」此時寶小姐無可如何，只得老老臉皮認了他做乾女兒。後來戴世昌也出來見過禮。寶小姐又把丫頭、老媽、底下人、廚子，統通叫了上來叩見瞿太太。大家亦改口叫他瞿姑奶奶。當時擺席吃酒。

等到飯後，寶小姐一想，自己總覺過意不去：「索性今天把他帶進制台衙門，叫他認認乾外公、乾外婆，也可顯顯我的手面。」當下便把此意同瞿太太說知。瞿太太有何不願之理，登時滿口答應，又說：「於理應得去請安的。」於是寶小姐先打發老媽到制台衙門裡去說明白，只說姑奶奶收了一個乾女兒，立刻進來叩見老爺同九姨太太，但是且慢說出人頭來。老媽去後，寶小姐帶著瞿太太也就跟手上轎而去。

一霎時到得制台衙門，自然是一徑到九姨太太上房裡。此時制台聽了老媽的話，都曉得寶小姐收了一個乾女兒，大家以為總是人家的小姐了。九姨太太急忙預備見面禮。正鬧著，人報寶小姐回來了。大家立起身看時，都想看看這位小姐長得面貌如何。只見寶小姐走到頭裡，後面跟了一個臉上起皺紋的老婆婆，再細看看，頭髮也有幾根白了。大家見了詫異，還當是那小姐的娘自己同來的，然而來的只有他倆，並沒有第三個。因此大眾格外疑心。此時制台亦正在房中，從玻璃窗內看見，也覺著奇怪。只聽得寶小姐在院子裡喊道：「乾媽，我同個人來給你瞧瞧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走進上房，吩咐老媽把紅氈鋪地。寶小姐就拉了瞿太太一把，說道：「你就在這裡拜見外公、外婆罷。」大眾至此方才明白，這同來的老婆婆就是他的乾女兒。但是他要收個乾女兒，為什麼不收個年輕的，倒收個老太婆？真正叫人不明白。但是他如此一片至誠，九姨太太只得出來同他謙了一回，受了他一禮，讓他坐下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瞿太太又把孝敬的禮物送上，九姨太太也送了五□塊洋錢的見面錢。然後招呼開席，直吃到二更天，方才盡歡而散。這天制台雖未出來相見，但把他孝敬的禮物收下，也要算得賞臉的了。且說瞿太太這天因為頭一天來，不便住下，約摸到了時候，便即起身告辭。九姨太太還再三叮嚀，叫他空了只管進來，現在是自己一家人，用不著客氣的了。

此時瞿太太喜的心花都工。相別出來上轎，在轎子裡滿腹盤算，思量幾時再進來，又思量過天還得備席請請乾外婆，又想：「他們是闊，眼眶子是大的，請他們不能過於寒儉，須得稍為體面些。」又想：「橫豎有今天乾外婆送我的五□塊錢，『羊毛出在羊身上』，就拿來應酬他。彼此要好了，少不得總要替我們老爺弄點事情。只要弄得一個好點差使，就有在裡頭了。」又想：「這條門路全虧了善哉和尚；等到有了錢，須得到他寺裡大大的布施些，以補報他這番美意。」正盤算間，不提防轎子落地，說是已經到了自己家的門口了。瞿太太定了一定神，方才從轎子裡走出來。還沒有出轎門，忽然一個跟班的走上來回道：「太太，老爺不好了！今天出出小恭，跌斷了一只腿了！」瞿太太聽了，不禁大吃一驚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